

就。1954年，为学习对国家更有用的微分方程，他放弃了已小有成就的拓扑学研究；1960年，当国家征调他去参加核武器理论研究时，他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自己一手开创的中国偏微分方程研究与教学中心；当国家改革开放后，他又回到基础研究领域，着力以理论研究提升应用研究。周毓麟驰骋在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拓扑学、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等。他的学术特点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区别于同期其他数学家，他是国内少有的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都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家。

周毓麟的一生，对成就和荣誉都抱有的一种特别的冷静。他推崇诚恳地工作、诚

实地生活，从不以专业领域的大师自居，更没有门派之见。他从不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九十高龄还依然关注我国的核武器数值模拟，关注计算数学学科发展。

2021年3月2日，周毓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人们告别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数学家时，总会想起他对自己数学人生的回顾：

“数学源于实际，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并提升为数学方法和理论，回归指导实际。”

“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的认识，这一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做研究的动力。”

（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3月17日）

## 缅怀王炜钰先生

○张 磊（1994级建筑）

2021年4月12日，我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与室内设计学家、中国女性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炜钰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王炜钰，1924年10月5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1945年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随院系调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51年。曾任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大城建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妇联常委。

每逢提起王先生，大家都会崇敬地说：她待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学识博采众长、融贯中西；设计精益求精、硕果



王  
炜  
钰  
先  
生

累累。是的，从参与设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到主持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澳门厅、河北厅、云南厅、小礼堂、金色大厅、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从清华大学主楼会议厅到新清华学堂，王先生在几十年的设计生涯中，创作

## □ 怀念师友

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国家政务空间方面尤为突出。

我师从王先生学习是从本科毕业设计到研究生毕业的四年，工作之后还时常回学校请教，深刻体会到先生深厚的设计功力和执着的设计追求，正是践行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实现了清华人的奋斗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王先生带我们毕业设计时，已经是73岁高龄，每天依旧是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建筑学院和家。那时校园里已经有不少汽车，我劝她步行，她宛然一笑，说自己还年轻，要以身作则，实现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王先生的老伴身体一直不太好，她既要照顾家里，又要教学，设计重大项目，换作旁人肯定精神疲惫，但先生总是风度翩翩，把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2000年设计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时候，王先生已经76岁，在完成设计图纸之后，每周都要去施工现场看一看。选定材料、造型放样、细节优化，都是一丝不苟。大家很难想象，王先生多次独自爬上现场十多米高的钢管脚手架爬梯，查看吊顶造型的细节。跟在她身边的我捏着一把汗，劝她不用上去，说我去看看再向先生汇报，她总是微笑着摇头。

2005年王先生指导我设计住建部的广建宾馆项目，10层的样板间施工后，部里请王先生来把关。我把先生接到现场，施工电梯恰巧出了故障，一时无法使用。我们都劝她改天再来，她却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就走楼梯吧，再让大家为我来一趟不合适，慢点上就行。”说完就当先走向楼梯。酒店的层高比住宅要高不少，这10层相当于住宅楼的14层，一般的年轻人都发怵。来到样板间，王先生一边细细检

查客房样板间的施工情况，一边用手帕擦着汗，依然从容优雅、严谨认真，而那时她已经81岁了。

我毕业前后，清华大学出版社计划为老教授出书，作为弟子当然责无旁贷。整理简历时我才发现，原来王先生早年当过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荣获“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还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但是先生从来没有说过。后续的项目拍照、稿件校对，王先生都尽量自己做，每次我帮着做了一点事情，她都要客气地说又麻烦我了。王先生担心影响我找工作，就亲自帮我联系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室内所。书稿出版之前，特别让我写一篇前言，我受宠若惊，这是先生对我的特别关爱和提携。

王先生做设计极其细致，或者说是无处不设计。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门厅是一个过渡空间，王先生对空间的人流动线和造型反复推敲，地面、柱子、门、壁灯都勾画了大量的草图，没有放过一个细部。柱身的汉白玉雕刻图案画了5稿，我在计算机上做出模型，王先生推敲纹样与柱身的比例。施工时先让工厂做出放样的图，完善细节，接着做出泥稿，调整高低起伏，确定造型层次，最后做出石雕，确定表面的打磨和抛光部位。我当时以为每个设计师都是这样做设计，工作之后才发现大多数设计师需要快速工作才能有较好的收益，往往就是追求一个大效果，甚至有的设计师做出的设计方案和实现效果截然不同。2019年我参与崔恺院士的一个项目设计，拿出的方案没有细致推敲，崔院士批评我：“你忘了王先生是怎么做设计的，要对设计精益求精。”我羞愧得满面通红。

王先生是宽厚、亲切的长者。她温言细语，即便我的设计出了很多错，都细致指出，语调和缓，从不严厉批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指导我画施工图，当时我已经去过两个工地，也学习了设计图集，但是一张A1的白图上仍然是一片红色的批改和标记。我当时非常羞愧，但王先生只是温和地为我讲解应该如何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没有说一句批评。我现在也经常审核年轻设计师的图纸，发现错误只是随手一圈，就让他们自己修改，改不好就批评，远远不如先生的德行。

毕业后我每年的教师节都去看望王先

生，常常带着一束鲜花或月饼。先生每每都要回礼，从不让我空手而归，回赠的礼物甚至会成双份。我妻子看到了，多次数落我不懂规矩，我笑着说这是王先生对我的关爱，长者赐不可辞。

先生温文尔雅、才华横溢，我骤然听闻她去世的消息，心惊、心痛、心哀。我的脑海中总是闪过先生慈祥的面容、和蔼的话语、睿智的教导，只有以先生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才不负先生的言传身教。

深切缅怀王炜钰先生。

2021年5月

## 忠骨长埋黔北大地 英魂永系华夏蓝天

### ——追思同窗吴炳麟

○程保荣（1970届力学）



吴炳麟学长

吴炳麟生前是我国歼教七和歼教七P飞机的第一副总设计师、歼教七A飞机的总设计师，不幸英年早逝，2000年11月5日去世时年仅54岁。

伴随着歼教七系列一个又一个型号的

飞机飞上蓝天，吴炳麟从一个设计员成长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飞机总设计师，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副局长，011基地副主任，其间历任型号飞机的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飞机设计所第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所长，飞机制造公司副总工程师。他荣立航空工业部个人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他的一生短暂，但书写的是精彩篇章。

1964年，吴炳麟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固体力学专业，班号是力02。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多门课程被选为因材施教对象。

1970年3月大学毕业，吴炳麟分到贵州安顺011基地。这是一个设计生产军用